

远方的来信

■李陈珂 李广悦

邮递员下车那一刻，坐在屋门口拉家常的村民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。

这是一封辗转数千公里的来信，也是一封久违的来信。

看着信封右下角“罗华强”的署名，罗华强的爸爸妈妈激动起来，赶紧去村头喊来正在散步的爷爷奶奶。

罗家人上一次收到信，还是在10年前——罗华强当新兵的时候。10年来，罗华强与家人联系主要靠电话，但那封信至今被爷爷珍藏着，想孙子的时候，老人就拿出来看一看。

今年年初，罗华强所在部队组织了一次“家书传佳音”活动。信封是部队和邮政部门共同设计的，一面印有单位的对外代号和团徽，另一面是一句祝福语：“祝家人身体健康、工作顺利。”

看着这个特别的信封，罗华强父母

不会想到，儿子写信时的样子——

那是一个周末的上午，罗华强插着鼻氧管，坐在折叠凳上。他在腿上垫好垫子，掏出信纸，塞上耳机，认真思索起来。罗华强身边的战友们，也俯身在信纸上写起来。强烈的阳光透过明亮的营区暖席，照在这群思念家乡的年轻人脸上。

作为新疆军区某团指挥通信连上

士，罗华强具体在哪儿当兵，对家人一直是个谜。从喀喇昆仑到家乡湖北洪湖，隔着数千公里的距离。每次视频，家人看到罗华强身上总裹着一件军大衣。

罗华强从来向家人提及，家人也习惯了，从来不问他在干什么。罗华强父母知道，儿子这些年在部队执行任务，光荣且艰巨。

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，荒凉和孤寂冲击着罗华强。他和战友们驻守的地方，年平均气温低于零下20摄氏度。这里，空气中的氧含量不到平原的一半，紫外线强度却高出50%，是“高原上的高原”。

多年未给家人写信了。在那封飞向远方的信纸上，罗华强提笔将对家人的惦念和自己的成长娓娓道来……

收到信后，爷爷给罗华强拨打了视频电话。

“你不用惦记家里，你奶奶和我身体都很好。你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，干出名堂！”爷爷难掩激动，眼角的泪花闪烁着骄傲的神采。

作为一名军人，能够驻守在祖国的边防线上，罗华强感到无比光荣。这次到高原驻训，寒冷缺氧的日子已经跨

300天大关。带着家人的期望，他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夜晚，也完成了一个个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此时，在罗华强的洪湖老家，粉白色的桃花明媚地张扬在枝头，一群群野鸭嬉戏于湖上。父母开始忙活今年的稻谷种子，爷爷奶奶漫步于春风下，安详地晒着太阳。

在祖国的大部分地方，也是一派雪融草青的景象，和煦的阳光将沉浸一个寒冬的困倦唤醒，赋予万物生机。

待到山花烂漫，人们扬起幸福的脸庞——这是罗华强和战友们高原上收到的最好回信。

新闻样本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喀喇昆仑：当春天来临

■马科军 李江辉 周凯威

特稿

在新疆军区某团供应保障队副队长刘利群眼中，杨文成最近进步明显，“像是一下子长大了”。

这位列兵一改刚来高原时的迷茫，本是弹药保管员的他，前几天主动申请兼任文书工作。

转变，是从写那封家书开始的。此前，这个团组织了“家书传佳音”活动。杨文成写着写着，突然觉得自己必须好好当这个兵。“不干出名堂来，不好意思给父母写信了。”他说。

“家书传佳音”活动，是由该团政委杨小刚发起的。在一次党委机关与官兵双向对话会上，他号召官兵不仅要给家人写信，还要有高原特有的“仪式感”。

“仪式感”首先体现在信封上。经战友们推荐，上士吐尔逊负责设计信封。看着电脑屏幕前的定稿图案，上士吐尔逊成就感十足：“这大概是我最有温度的一次平面设计了。”

那张以喀喇昆仑为背景的官兵合影，被吐尔逊用作信封封面。画面上，站立在雪山之巅的官兵们热血宣誓，与信封上方对家人的祝福语呼应，一如多年来他们的默默守护。

信封设计好后，人力资源股的战友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邮局负责人，商量最终印制。几天后，一封封特别信封，由运送给养的物资车送到了山上每一位战友手中。



图①：新疆军区某团组织“家书传佳音”活动；图②：高原上的绿色；图③：雪中训练；图④：周末，上士张本楠在宿舍弹吉他。

从写信、寄信，到等待回音，官兵们的心情期待而忐忑。

视频那头，父母一边捧着杨文成的来信，一边劝他不要怕吃苦，多学习本领。视频这头，看着父母心疼却骄傲的表情，杨文成暗自下定了努力的决心。

不只是杨文成，入伍10年的刘利群，也被这次活动深深触动。

“曾经读到‘从前的日子过得慢/车，马，邮件都慢/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’时，我还没有什么切身的体会……”收到这封千里家书，刘利群的妻子陈晓玲双眼湿润。从信中得知丈夫荣立三等功的喜悦，她打来电话。

“在部队好好干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会一直支持你的。”三月，喀喇昆仑依旧冰雪满山，但妻子的这句话，让刘利群如沐春风。

在雪域高原，像杨文成、刘利群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跨越万水千山，随着一封封家书的抵达，这群官兵和家人彼此牵挂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见字如面，这温暖，如同春日。

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”

列兵杨凯坐在书桌前，紧握着手中的笔，面前空白的信纸上，迟迟没有落下一个字。

北风呼啸，卷起营房外的漫天雪花。高原之上，除了山，还是山。看着窗外一成不变的景色，杨凯不知该如何向父母说起他所在的地方。

“像扎了个猛子似的，一下子回到了原始时代……”思考良久，杨凯写下了去年他刚刚来到这里时的感受。

从漫步大学校园，到踏入这个冰封世界，杨凯像是瞬间跃入了一个漫长的冬季。在海拔5000多米的云端，被冰冻的不仅是眼前高山，严寒和缺氧也意味着生命的冰点。

几天前的一个风雪夜，杨凯和战友们接到命令，紧急铺设一段线路。极低

的温度下，气息在面罩上瞬间凝成了白霜。在高原行进，步子要比山下迈得小很多，假如一不小心迈大了，清晰的呼吸声会变得急促。伴随着头疼、恶心、杨凯疲惫不堪的身体开始摆动起来，差一点就栽进了雪中……

从到这里的第二天起，类似情况已数不清发生了多少次，但在写给父母的信中，杨凯只字未提。

对于通信连官兵来说，那连绵雪山勾勒的边境线，处处有他们的战位。在这个漫长的冬天，杨凯和战友们除了要抵御恶劣的气候条件，还要对抗内心巨大的寂寞和对家人的思念。

喀喇昆仑，巍峨雪山。刚刚踏入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时，大多数人怀抱的情感，是油然而生的敬畏。第一次见到高原，下士吴明因她的雄奇壮美而惊叹。但守着守着，这美景背后就生出另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。

最初，这里没有手机信号。除了驻守在这里的官兵，鲜有其他生命停留的痕迹。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荒芜之地，吴明和战友们心中都无比渴望着新鲜，渴望着绿色。

现在，走进吴明的宿舍，迎面能看到窗台上方的那个白色瓷盆。近看，一颗小小的洋葱白中透绿，从布有裂纹的土中钻出来。

“山上一一年四季都是冬天，这点绿色就是春天的希望，我要把这‘春天’装进白色小瓷盆里。”吴明说，冬天最冷的时候，看着日渐干枯的小苗，他几次都觉得可能养不活了。没想到挺过那段时间，眼前的洋葱竟一天比一天高了。

即使是在最贫瘠的土地上，也能长出希望。在写给家人的信中，很多官兵都写到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正午时分，吴明再次将白色小瓷盆里的洋葱搬出板房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青绿的洋葱尖闪闪发光。

等到洋葱开花的时候，吴明打算拍一张照片，和信一起放到信封里，寄回远方的家乡。

“凝望春天，不以山河为远”

午休时刻，王祥东凝视着手里的一块石头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神里满是爱意。

那块看似普通的石头上，画着王祥东刚满月的女儿。不久前，结束陪产假的他回到高原，第一时间将女儿的满月照发给了战友何玉龙。拿着精心从河里挑选来的石头，王祥东请战友为女儿画一幅像。

作为一名新晋父亲，王祥东的内心充满愧疚。虽然现在山上已经通了网络，他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家人联系，但看到襁褓中可爱的女儿，他总会想象着一些陪伴孩子的幸福场景。

在祖国的绝大多数地方，春天的暖风已经吹拂。有那么一瞬间，王祥东脑海里的画面是这样的：草长莺飞，他和妻子女儿一起春游。微风轻荡，在柔软的草坪上，他一手拉着女儿，一手教她牵动空中飞翔的风筝。

那一刻，春天的美好全绽放在孩子甜甜的笑容里……想着想着，王祥东沉默了。看着视频里丈夫失神的表情，妻子明白他的愧疚。于是，镜头对准了客厅的一面墙。

前段时间，收到了王祥东从高原上寄回家的信，妻子十分惊喜。拿着这封远方的来信，她找到了一家书画装裱店，让师傅认真地装裱起来，挂在客厅。书信旁，是夫妻二人的结婚照。

“请给我们的孩子说，她的爸爸是一个英雄，是一个勇敢的军人……”在信里，王祥东这样写道。前方是边关，身后是家国。对所有驻守在喀喇昆仑的军人来说，祖国和家人是他们心中最坚强的支撑。

去年，因工作表现突出，王祥东荣立三等功。下一次回家，他想将这枚奖章和战友画的石头，一起带给女儿。

一封封信件，不仅从喀喇昆仑的高山上发出。这里的官兵们，也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中小学生的信笺与贺卡。上面发自内心的字句，如同五湖四海汇集而来的一股股暖流，跨越万水千山，注入边防将士的心田。这种温暖，足以抵过雪域高原的阳光，融化一层又一

层坚冰。

收到信的那些天，这些孩子们心中“最可爱的人”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日出时，怀着喜悦的心情走在巡逻路上，他们眼中的雪山也变得温柔起来。

阳光下，远处的山脉披上一层金灿灿的外衣。风拍打在这群年轻战士的脸上，跃出一阵阵快乐的音符。

“我和春天有个约会”

在信中向女朋友讲起遇到狼时的情景，下士李世荣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很激动。

“具体哪一天我不记得了，我和班长站第三班夜哨，下着雪，四周安静无声。厨房那边传来动静，我打开手机，只见两道绿光像匕首一样刺向我的眼睛……”李世荣仍然没有忘记他第一次见到狼时，心底陡然生出的寒意。

几年来，李世荣和战友们多次经历了与狼群的对峙。如今，李世荣的眼神里多了一种锐气。“我们热爱和平，但绝不畏惧战争，朋友来了有美酒，豺狼来了有猎枪！”他说，高原原是一种“催化剂”，越是险恶的环境，越能消散恐惧，让人快速成长。

在雪山之巅，这群年轻人的青春芳华，如同雪莲一般绽放。

“我也想成为老爸的手机屏保，要像

姐姐一样成为家人的骄傲！”在给姐姐的信中，麦合丽娅这样写道。

入伍前，麦合丽娅就读于新疆医科大学。大一结束，她选择来到部队。这颗梦想的种子，是由她的姐姐种下的。

曾经，姐姐麦吾丽且在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服役。那段时间，姐妹俩一有时间就打电话。看到姐姐身穿“浪花白”的样子，麦合丽娅也渴望着穿上那身军装。

一个在蔚蓝无垠的大海，一个在洁白巍峨的雪山。麦合丽娅和姐姐实现的是同一个梦想，肩負的也是同样使命。

初上高原，麦合丽娅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，吃不下饭、呕吐、心情低落……尽管有诸多不适，但她没有说过一句苦和累。

作为一名导弹射手，麦合丽娅能把17公斤重的炮筒“噌”地一下扛上肩。战友们佩服的表情背后，是她日夜不遗余力的付出。一次训练，麦合丽娅的右手被铁划划出一道口子。鲜血浸湿袖口，但她没有停下训练……

为了丰富官兵文化生活，部队组建了文艺轻骑队，麦合丽娅第一个报了名。黄昏时分，漫天霞光映在巍峨的雪山。寒风袭来，文艺轻骑队队员们在帐篷外，裹着大衣，哈着热气，排练着新的舞蹈——《山海人梦来》。

接到演出任务那天，麦合丽娅和战友呼出了一口气，感到努力没有白费。坐在运输车厢里，他们翻过了一座座达坂和雪山。车轮压在土路上，浓浓的尘土卷进车厢，不断拍在这些年轻士兵的身上。

一个急刹车，队员李宏雁趔趄地挪到车尾，钻过车窗，吐了一地……经过两小时的颠簸，她们终于来到演出点位，刚下车就迅速调整状态，做着演出前的最后准备。

开场音乐响起，意味着他们的“战斗”即将开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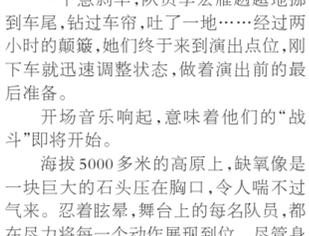
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，缺氧像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胸口，令人喘不过气来。忍着眩晕，舞台上的每名队员，都在尽力将每一个动作展现到位。尽管身体难受，但他们脸上的笑容却是那样动人。他们用全情投入的舞蹈，给台下与高原为伴的战友们，带来了快乐和感动。

现场，有战友双手摇摆着纸板，上面写着一句句暖心的口号。也有战友将他们珍藏的零食，用打印纸裹成了一束大大的“鲜花”，在演出结束时郑重地送到轻骑队队员的手中。这朵零食做成的“花”，为高原上并不明显的春天，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。

接到这朵珍贵的“花束”，麦合丽娅在信中幸福地写道：“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。”

过去，麦合丽娅和战友们到达20多个点位，排练30多个节目，表演场次超过60场。高原漫长的冬天，让这些跋涉在边防哨所的轻骑队队员们快速成长。在等待春天的日子里，他们正在将春天般的温暖带给一同奋斗的战友。

当朵朵白云从头顶掠过，远处的雪山开始氤氲着雾气。山谷里传来的流水声，唤醒了冰封的喀喇昆仑。春天已经来了——坚守在这里的军人们，脸上绽放的笑容真挚而纯粹。



图④：周末，上士张本楠在宿舍弹吉他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聆听高原官兵对春天的寄语。